墨子閒詁

コ仁13
505
8止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波 43 8

□ 13

墨子後語上

孫詒讓

墨子傳略弟一　墨子年表弟二　墨學傳授攷弟三

墨子傳略弟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恉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憙故史記攟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緜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

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
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
衞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
傅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汗）斯其譚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紲
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祉之封蓋其舉舉大者勞身
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
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
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
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弟其先後
略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

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
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一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將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呂覽當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
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
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

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史佚史角疑卽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其學務不侈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鬬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氾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脾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跂屬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伸鴻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

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而於禮則法夏絀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為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頗疑其即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釣者之綦非為魚賜也餌鼠

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上）楚人常興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為舟戰之器作為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

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
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
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
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
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
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舉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
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

軒之與敝舉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
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
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
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
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
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

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尚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說墨子說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
祉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潛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
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趙翌班子折
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
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
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
百里以封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
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
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
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
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
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
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
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晚年事案疑王翁中晚年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
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
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
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
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
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

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
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
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
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魯陽文君將攻
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
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
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
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
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
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
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
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
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
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警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
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弒哀公及韓
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
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弒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
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
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
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弒之歲積
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歲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為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為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亾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為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遂其君而專其政

司城子罕當即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為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即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辨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為氏非是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

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
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
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
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
昭公被弒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
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
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
被殺李斯韓嬰誰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
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弒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
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
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云子冉子罕也文選鄒陽獄
中上書自明亦作子冉注引文穎說同又云冉音任善云
未詳冉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冉音任也新序三
亦作子冉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
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
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
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
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

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同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卽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二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

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康侯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仲尼後衆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

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墨翟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荅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荅見貴義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而後及見齊康公與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

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儲說上則云子罕殺昭公實被放弒而史失載墨子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箸於春秋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既已不足據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

之史記六國年表每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年代無攷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嘗使衛在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詳塙猶瘉於馮虛肊測舛繆不驗者爾

| | | |

十二	二十一	哀公元	廿四	十二六	廿二二	
十三	二十二	二	廿五	十三七	廿三三	
十四	十三三	宣公元	十四八	鄭人殺其君	廿四四	魯問篇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卽其一也
十五	十四四	魏韓趙與田襄子	十五其	公	廿五五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以爲一家
十六	十五五	智伯與魏韓趙襄子於晉陽魏趙反殺智伯	十六二		廿六六	非攻中篇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十七	十六六		十七三		廿七七	

十八	十七七	五	十八四	廿八八		
十九	十八八	六	十九五	廿九九		魯問篇公尚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尚過迎墨子於魯疑爲王翁中晚年事
廿	十九九	七	廿六	四十十		
廿一	廿十	八	廿一七	卅一王翁元		
廿二	廿一十一	九	廿二八	卅二二滅蔡		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閒
廿三	廿二十二	十	廿三九	卅三三		
廿四	廿三十三	十一	廿四十	卅四四		
廿五	廿四十四	十二	廿五十一	卅五五		

廿六	廿五	十五	十三										
廿七	廿六	十六	十四										
廿八	廿七	十七	十五										
考王	廿八	十八	十六										
元													
二	廿九	十九	十七										
	卅	十六	五十	十									

魯問篇公輸般至楚爲舟戰器亟敗越人墨子與論鉤拒公輸篇般爲雲梯將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不攻宋諸宮舊事皆在惠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貴義篇墨子游楚見惠王王以老辭諸宮舊事惠王

三	卅	幽公元十八											
四	卅一	二 十九											
五	卅二	三 廿											
六	卅三	四 廿一											
七	卅四	五 廿二											
八	卅五	六 廿三											
九	卅六	七 廿四											
十	卅七	八 廿五											
十一	元公	九 廿六											
	卅一	十七五一 十一											
	卅二	十八五二 十二											
	卅三	十九五三 十三											
	卅四	廿 五四 十四											
	卅五	廿一 五五 十五											
	卅六	廿二 五六 十六											
	卅七	廿三 五七 十七											
	卅八	廿四 簡王十八	元 滅莒	非攻中篇莒亡於齊越之間									
	卅九	廿五 二 十九											

以書社封孟子不受而歸

| | | |

十一	十六	五	冊一			
十二	十七	六	冊二			
十三	十八	七	冊三			
十四	十九	八	冊四	田莊		
			五七	十一	廿	魯問篇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此攻葛及安陵或即三侵之一
十五	廿	九	冊五	伐魯		
			五八	十二	廿一	齊伐魯取都或亦三侵之一
十六	廿一	十	冊六	取都		
			五九	十三	廿二	
十七	穆公	十一	冊七			
			六十	十四	廿三	
元						

十八	二	十二	韓景侯趙烈侯伐魯取郚侯	冊八	田和	六一
十九	三	十三		冊九		六二
						十六聲王五元
廿	四	十四	魏滅中山	五十		六三
						十七二六
廿一	五	十五		五一		六四
						十八三七
廿二	六	十六		康公元		六五
						十九四八

十一五四	十七	冊四
十二五五	十八	冊五
十三五六	十九	冊六
十四五七	廿	冊七
十五五八	十二	廿一
十六五九	十三	廿二
十七六十	十四	廿三

十八一十五	廿四	齊伐魯取郚或亦三侵之
十九二十六	聲王五元	
廿三十七二	六	所染篇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案中山尚疑即中山桓公爲魏文矦所滅
廿一十八三	七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子罕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計而因墨翟疑昭公實被
廿二十九四	八	昭公薨案疑爲皇喜

	廿三七		十七	魏	二			
			侯廿二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始命爲諸侯	文				
	廿四八		十八	魏	三			
			三韓七趙七	廿				
安王九			十九	魏	四			
元			四韓八趙八	廿				
二	十		廿	魏廿五韓	五			

七	十五	廿五	魏廿十			
			韓五趙五			
八	十六	廿六	魏廿十	一	田和	元
				一韓六伐魯取		
				趙六		
九	十七	廿七	魏廿十	二	三	休公康公七
			二韓七			
			趙七			
十	十八	孝公元		十三	四	十七
			魏廿三			
			韓八趙八			
十一	十九	二	魏廿四韓	十四	五	元
十一	廿	二	十	八	十一	十八
十一	廿一	三	十一	九	十二	十九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塙○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九趙九					
十二	廿三	魏卅	五韓	十五		
		十趙十				
十三	廿六	四	魏卅	六韓	十六	
		十一趙				
		十一				
十四	廿二	五	魏卅	七韓	十七	
		十二趙				
		十二				
十五	廿三	六	魏卅	八韓	十八	
		十三趙				
		十三				
十六	廿四	七	魏武侯元		十九	田齊
		韓文侯元趙敬元年始				
					十	
					十六	廿六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卽太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

		侯元	命爲諸侯
十七	廿五	八 魏二 韓二 趙二	廿 田齊十一 侯十一	十七 廿七	墨子問荅郎田和也
十八	廿六	九 魏三 韓三 趙三	廿一 田齊十二 桓公元	十八 廿八	齊伐魯或郎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十九	廿七	十 魏四 韓四 趙四	廿二 田齊十三	十九 廿九	
廿	廿八	十一 魏五 韓五 趙五	廿三 田齊十四	廿 三十	
廿一	廿九	十二 魏六 韓六 趙六	廿四 田齊十五	廿一 卅一	親士篇吳起之裂其事也
廿二	卅	十三 魏七 韓七 趙七	廿五 田齊十六	廿二 卅二	臣殺吳起
廿三	卅一	十四 魏八 韓八 趙八	廿六 齊公 十七	廿三 卅三	非樂上篇齊康公與樂萬
廿四	卅二	十五 魏九 韓九 趙九	田齊威王元 十八	廿四 卅四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墨子之卒郎在安王季年
廿五	卅三	靜公元 魏十 韓十 哀侯元 趙十	十九	廿五 卅五	
廿六	共公二 魏十一 韓十一	三	廿	廿六 卅六	

墨學傳授攷弟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當染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論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荊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知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祿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學於墨子（呂氏春秋當染篇成玄英莊子疏以滑釐為字非是案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黎尊師篇作滑釐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作滑釐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滑釐疑正字當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屈釐詳公輸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俱（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稱）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撅茅坐之

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墨子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睥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疑穴字衍）蟻傅轀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本書公輸篇）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鐘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

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壤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堯蒲水生龜鼈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脣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下楊

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塵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咯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爲睎）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公尚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尚作上）事墨子弟子（呂覽高義高注）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

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尚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耀也義耀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

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復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似非爲名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滫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

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
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
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
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
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諂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
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
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
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
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
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
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
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
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
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
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

何故不受王誅曰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 同上

弦唐子 本書貴義篇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 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 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 案屈爲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 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之言五勇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一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 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攷者 附錄子

田俅子 漢書藝文志 俅一作鳩 鳩俅音近馬驌繹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 齊人學墨子之術 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 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呂氏春秋首時篇 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從楚物吾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

今韓子譌令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正 明將也而措於屯伯 屯韓子譌毛今公據顧校正下同 孫亹田聖相也而關於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亾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亾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韓非子問田篇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晉疑魯之譌 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 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 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 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 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 箸書三篇 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 韓非子顯學篇 名勤 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爲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季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諜家之妄說恐不足據 南方之墨師也 成玄英莊子疏 爲三墨之一 韓非子顯學篇 箸書七篇 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 韓非子顯學篇 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相

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　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　姓纂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已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　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即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鈃當從莊子作鈃即孟子之宋牼也）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為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偽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挩誤邪）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為三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即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儒三墨二條此但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

攷莊子本以宋鈃尹文別為一家不云亦為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荀子

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倆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鈃爲墨徒說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漢藝文志顏注引劉向別錄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說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論衡福虛篇著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蔚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

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大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案卽悼王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殺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譌不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詩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盂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

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即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䵍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禮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猶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說苑雜言篇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雜言篇作唐姑秦高注云云邪乃地名邪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確）秦之墨者（淮南子泰大夫疑誤）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因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祗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娼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恉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祿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閒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墨子後語下　孫詒讓

墨子緒聞弟四　墨學通論弟五　墨家諸子鉤沈弟六

墨子緒聞弟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道脩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苔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

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穤眞贋糅莒不易別擇而畢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傅益之獘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尚碻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 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

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槧本譌興據盧文弨校正公曰然則何若敝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說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元本挩在字據孫星衍校增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剝文故晏子知道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挩誤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譌收據盧文弨校正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廟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江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

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
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
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
哉請無攻宋（藝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再拜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
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至唐武后人字黃丕烈公輸篇正作人）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
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

舍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裋）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
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
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
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
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
楩柟（鮑本作章）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
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郎惠字案惠武后臣字）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
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
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

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
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
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挩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
九郤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兔宋之
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案呂氏春秋慎大覽
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
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郤之又令公輸般守
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
墨攻事不知何
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挩王念
孫據北堂書
鈔補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
字王據書鈔刪

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宋攻計必得宋而後
攻之乎亾其苦眾勞民亾宋本作挫
作忘頓兵挫銳劉舊本作挫負
今從宋本正
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
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爲字舊本
挩據宋本補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
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
子九郤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淮南子
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
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
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

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
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
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
爲城以襟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
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
楚矣王曰請無攻宋（舊脫宮字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
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
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

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
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
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
天下而樂蓄賢人請過此上下有脫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以待官
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脫字）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
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
歸王使穆賀以老辭（余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

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
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潛宮舊事二
義篇及文選注所引略同見附錄右墨子本書佚文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
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
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轄拙爲鳶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
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魯書
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僅
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自謂能之極
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

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禽滑釐弟子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
也淮南子泰族訓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通六藝之論日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
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
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塗蓋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
高注云墨子尚儉不樂嫌名朝歌墨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又說山訓
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
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
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文選

七命李注引尸子
右墨子逸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

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

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建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

處葛洪神仙傳右附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擬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變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今亡）一卷五行記一卷（案抱朴子內篇遐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世間希有其小者唯有墨子枕內五行記要一卷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即五卷之全書要記即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即是書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即是書抱朴子神仙金汋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也）蓋即葛傳所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煉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假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

本書餘皆肊造不足論以其晉人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
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耑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
夢烏之徵（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郎世珍所肊撰也）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真誥稽神樞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弟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岐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
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家亦闢楊墨楊氏晚
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
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間世篇）況夫樹一義以爲
棄楊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

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
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
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
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嫥一學者咸宗孔
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
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
以迄於今學者童丱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
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睒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
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遡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
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
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

至後世文士皇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汜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失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楊注云獲讀爲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言一獸滿一車鼈鼉魚鼈鱣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楊云敖讀爲熬）

子雖爲之衣褐帶索贅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贅與腏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鋼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鋼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徙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楊云是于猶言于是言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楊云汸讀爲湧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墉云管磬瑲瑲元刻作磬莞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卽非鬬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云萃與顇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有雖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謝塘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

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
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治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
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
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
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
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
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
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
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
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
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
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
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
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
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謝云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
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作隨）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善用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
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

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咸注云史云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浩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眾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

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劒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黍糞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爲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强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沅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盈成适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作嘗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勤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詰墨篇右難非儒）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右難節葬）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

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
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
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
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
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
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
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匹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
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
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
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
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

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
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
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
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
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
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
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
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
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
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

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論衡案書篇 右難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哀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 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 皆弇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 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即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爲之（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或作揮崔本作揮）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
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爲之大過（大成本作太）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或
作循案成本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
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
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
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
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注云觳無潤也）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
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
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
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橐作槖云槖舊古考反
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叅
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崔本甚作湛音淫詣讓案此

當從橐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橐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檝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
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市也成
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惜使後世之墨者
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釋文云
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蹻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
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
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
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篇駢於辯者嚻瓦結繩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倣跱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莊子駢拇篇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
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禿莫甚焉如是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
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
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楊云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由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俗謂之道盡嗛矣楊云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道藏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卽荀卿案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
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蘄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
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挩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
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
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
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作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
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
易也王念孫云當爲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
服此挩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今本譌
垂據宋本）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
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揩撓不給抶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
故節財薄葬閔（宋本作閒）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
後（史記孟子荀卿傳）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
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簠）啜土刑（一作鉶）羹之食藜藿之
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
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
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君是邦不非
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
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
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
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
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

不足爲孔墨 韓愈昌黎集讀墨子 右通論

墨家第六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
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 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 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者 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尚著錄唐初已亾 見隋志 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 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即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亾 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尚存崇文

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悼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恉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鬬與七十一篇之恉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捋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治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著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諸讓案右鬼即本書明鬼三篇）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勤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愿序其本意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

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俅子一卷（隋志云梁有鄧據阮錄言之）通爲四帙一十九卷與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

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詳畢氏篇目考）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今並不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意林一）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　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荀子王霸篇楊注　案畛田即畎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白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碣石啟生於石（藝文類聚六　太平御覽五十一書鈔一引破生碣石　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碣石疑即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馬驌繹史十二　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大哭于市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

日不出劉恕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立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立宮受作屬御覽八百八二作輔八百又十二作富之案此與非攻篇文略同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民不天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類聚十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海錄碎事十節引五句土以王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稽瑞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

飛拾滿野史記周本紀索隱

天鬼不顧亦

不實滅同上案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某生至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飛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寔滅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恭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翌遂以殘其身以此為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勑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鬬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劫之譏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釋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劒赴榛薄析深泉文選注引作淵御覽作折此唐人避諱改字下並同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文選注同蛟龍搏黿鼉御覽無此字文選注同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上鵠御覽作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凌此則御覽是也剽必殺御覽作若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伐魯無魯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公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作曰許與之盟而退意林無退二字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是也剽必殺御覽作若此則御覽形近而譌履之人也柔疑當爲柔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引云夫曹劌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四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邻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疋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劒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藝文類聚七十七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藝文類聚十七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矣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矣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稽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稽瑞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稽瑞有屈而二字指之名曰屈軼稽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蔥蔥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韃靼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四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鷺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厤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二日曲水詩序李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厨爲帝去惡稽瑞蓬蒲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鷹緝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上有以字稽瑞獬豸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 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 稽瑞文犀駮雜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駮末又挩雜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一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論衡福虛篇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庖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太平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 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爲纏子如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纏子輯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新藝文宋諸史志並一卷並入儒家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壻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尚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復可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恉也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敘錄俑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蓋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坿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般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尚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

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篇今亡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挩誤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覃思藝事期於便己適用爲閎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辭覽目眾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遂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墨俗書重訛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恉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覯世丈孫

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
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
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
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
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
謂閒者即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
彌縫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
來文例以逐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
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
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袤不可得見以
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

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
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